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OFFICIAL RECORD OF PROCEEDINGS

2004 年 2 月 11 日星期三
Wednesday, 11 February 2004

下午 2 時 30 分會議開始
The Council met at half-past Two o'clock

出席議員：

MEMBERS PRESENT: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G.B.S., J.P.

THE PRESIDENT

THE HONOURABLE MRS RITA FAN HSU LAI-TAI, G.B.S., J.P.

丁午壽議員，J.P.

THE HONOURABLE KENNETH TING WOO-SHOU, J.P.

田北俊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JAMES TIEN PEI-CHUN, G.B.S., J.P.

朱幼麟議員，J.P.

DR THE HONOURABLE DAVID CHU YU-LIN, J.P.

何秀蘭議員

THE HONOURABLE CYD HO SAU-LAN

何俊仁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HO CHUN-YAN

何鍾泰議員，J.P.

IR DR THE HONOURABLE RAYMOND HO CHUNG-TAI, J.P.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由羅致光議員動議，經周梁淑怡議員修正後的議案，予以通過。

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選和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經修正的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第二項議案：邊境工業區。

邊境工業區

BORDER INDUSTRIAL ZONE

梁劉柔芬議員：主席女士，我提出的邊境工業區建議並不是新的題目，自十多年前討論已開始，而我們在這議會堂內亦不斷向政府爭取，但政府一直也不積極。我希望借今天的機會，向政府反映各界對邊境工業區的討論，以回應今年施政報告“把握發展機遇”的主題。

我們時常談及全球經濟一體化、知識型經濟發展，加上金融風暴及科網神話幻滅，令結構性失業高企、財赤惡化。普羅市民及企業亦面對加稅威脅、政府全面緊縮開支，我們剛才已辯論了好一陣子。教育、醫療、福利等全不倖免。就此，社會最近亦提出了為經濟開源的方案，要求加強製造業的經濟角色。

工業對一個經濟體系的均衡發展是很重要的。可是，過去十數年來，香港的經濟結構日益向服務業傾斜，服務業佔經濟比重由 1990 年的 74.4% 增至 2002 年的 87.4%；相反地，製造業在同期的比重卻由 17.5% 下降至 4.6%。

如果製造業持續萎縮，香港便會錯失在 CEPA 下可以發展為國際商貿平台的良機，連帶影響我們的支柱產業，例如物流、金融等。如果我們沒有貨物，又可以物流甚麼呢？難道是空氣嗎？我們會因此而失去製造業每年為香港賺取的千多億元外匯：2002 年的數字是 1,309 億元，其中超過一半，即七百多億元是來自我們的紡織製衣業。

況且，製造業發展亦有助解決結構性失業問題。雖然我們要朝着知識型經濟發展，但我們人口中仍有約一百多萬人的教育程度是在中三或以下，他們之中大多數未能投入高知識含量的行業。具發展優勢的製造業，例如鐘表、服裝、玩具等，其實是能夠提供大量適合香港人的就業機會的。尤其是較低學歷的人的失業問題，已經變為潛在的社會問題，再加上現在有年輕化的趨勢，我們必須及早解決。

如果今天要重振製造業，我們究竟有沒有條件呢？主席女士，讓我們看一看投資環境。我們背靠內地，是資金進入內地的門檻，而中國亦是最富潛力的消費市場。在 2003 年，全國經濟增長超乎預期達 9.1%，當中製造業佔經濟比重超過 40%，也是未來的世界工廠；我們的企業在珠江三角洲（“珠三角”）僱用超過 1 100 萬內地工人。在世界市場上，我們在過去一二十年已經在珠三角締造了一個神話。在短短約 10 年期間，我們帶動了珠三角的工業化。真的很難想像，香港佔策略性的地理位置，有如此強勁的製造業根基，本地的製造業卻無所發揮，在 2002 年只佔本港經濟的 4.6%。

再環顧區內，製造業投資仍然很吃重。根據 2002 年的資料顯示，製造業佔新加坡經濟的 26.5%、台北佔 25.7%、南韓佔 29.2%、泰國佔 33.8%。在香港的本地資金亦相當充裕，銀行存款達三萬多億港元，這較 1997 年高出三成之多。以上的數據均說明了，製造業投資的潛力與資金均不缺乏。

那麼，我們究竟缺少了甚麼？主席女士，讓我說真話，那便是製造業空洞化帶來了技術人力的不足。如果設立邊境工業區，是可以有助解決勞工不足的問題，亦省卻了不少保安考慮。根據政府對河套區的構思，是將地方發展為一個獨立區域，容許內地人及香港人無須簽證，以不同通道進出該區。這個安排，可讓區內廠商聘用一些內地的低技術勞工，以補現時本地技術勞工的不足，再由下層帶動，衍生中層、上層——香港人要的那種就業機會，給香港各階層市民有更多就業機會，尤其是幫助我們的年青人製造就業機會。

我要指出，邊境工業區不單止有利於具優勢的傳統製造業，也可提供機會給香港發展新行業，這並非天方夜譚，主席女士，其中一個例子是生化、醫藥業。香港在這些種類的商業化、商品化、品質提升、管理及國際市場的

接軌等各方面的經驗，讓我們有足夠能力拼搏。在國際社會上，我們這方面的能力亦已獲得公認。邊境工業區可引進內地充沛的科研項目、科研人員，為香港發展科研行業建立一個多元化的經濟基礎。這個構想，較諸早前政府提出香港只當“科技中介平台”的，還要走前一步。我們當科技中介平台已太遲了。

設立邊境工業區對整體香港經濟也有幫助，因為不論是製造業或新的行業，邊境工業區內的活動，均會帶動服務業的需求，例如物流、銀行、保險、會計、運輸等，亦帶動了整體消費及經濟增長。

我們的官員經常說兩地經濟融合，似乎現在只是靠一條鐵路，把人搬往那邊消費。這個邊境工業區的發展模式，便正是結合兩地優勢的真正融合。我們以內地充沛的勞動力及高科人員，輔以香港的企業人才、健全法制、良好知識產權保障、全面專業服務支援，為本地產品配上“香港製造”這片國際品牌，趁着 CEPA 商機吸引本地、內地、海外投資者到區內設廠，可以為本地製造業發展高增值，在進軍內地之餘，也為 2005 年配額取消後搶佔世界市場作好準備。

主席女士，近日社會上有不少人支持成立邊境工業區。星期一（即前天）有一個有關粵港經濟融合的一整天的研討會，不同業界的講者，有來自成衣、鐘表、珠寶、食品、汽車零件等業界的也不約而同表示，缺乏技術勞工是業界回流的主要憂慮之一。他們認為邊境工業區可解決人手問題，有助香港發展高增值製造業。唯一反對的人，是從來未踏足過任何製造業的。

在同一場合，代表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的李羅力教授更指出，香港應走工業園的道路，認為香港應重視工業發展，將之視為我們的經濟基礎。可是，本地缺乏了工業配套，以邊境工業區借助內地配套，便成了可行的方案。

其實，運用邊境兩地各自的優勢發展經濟活動，其他國家已有成功的例子。好像在美國與墨西哥接壤的邊境，兩國政府早在四十年代已開始合作，允許墨西哥勞動力在美國邊境城市工作。東南亞也有類似例子，在雙方國家政府倡導下，例如馬來西亞近新加坡的邊境，早在九十年代已被新加坡資金開發為境外加工區。又近如澳門，早前亦已跟珠海定下了珠澳跨境工業區發展協議，並已在月前動工興建。當然，我們不是好像澳門那樣，我們要做的規範是較它大很多倍，我們的視野應較它廣闊很多，但我們卻“自己綁着自己的腳”。據聞，珠澳可為澳門工人創造 1 萬個就業機會，相信這會搶去不少原先希望在香港投資的製造業界。

因此，我希望政府盡快主動與內地部門商討，開發邊境工業區，支持本地有優勢的製造業發展，推動經濟增長，為本地工人提供更多就業機會。

主席女士，我謹此提出議案，希望得到各位同事支持。

梁劉柔芬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本會促請政府盡早制訂有利開發邊境工業區的規劃及配套措施，並主動與內地有關部門磋商，結合中港兩地優勢，支持具優勢的工業及相關行業發展，以吸引本港、內地及海外投資者，推動香港經濟增長，為本港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梁劉柔芬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主席：單仲偕議員會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修正案內容已印載於議程內。本會現就議案及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

我現在請單仲偕議員發言及動議修正案。

單仲偕議員：主席，在我提出修正的部分中，是加入了要求深港兩地政府共同成立港深河套發展公司，發展邊境河套工業區。河套工業區的理念倡議多時，可惜仍沒有太大進展。因此，我們希望通過深港兩地政府研究，加速推動這個理念。河套工業區土地業權部分屬於深圳市政府，而未來亦可能交由政府管理，所以雙方合作共同發展配合，才是務實的做法。況且，香港與珠江三角洲屬區域經濟模式，整體工業發展須雙方配合；沒有內地的政策加以配合及支援，邊境工業區實在難以成功。

其實，就邊境工業區這項議題，民主黨在最近兩三年，每次會見官員及學者時，均有提出和要求的。在民主黨於 2002 年發表的全民就業發展策略建議書中，以及在 2002-03、2003-04 年度的施政報告及 2003-04 和 2004-05 年度的預算案建議中，我們也曾對建立邊境工業區計劃作出詳細分析。

在去年多個立法會的議案辯論中，例如 2003 年 5 月的“拓展港粵合作新領域”議案、7 月的“內地與香港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議案、11 月的“視骨幹工業是基礎建設”及“把握內地與香港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以增加就業”等有關 CEPA 及工業政策的議案，我們已反覆論述了建設邊境工業區的必要性，以及對香港工業的重要性。民主黨一向反對直接輸入外地勞工，但如果邊境工業區能夠有限制、有制度地將內地人力及專才與香港的資金、法律和管理等優勢結合，則民主黨是支持的。

最近，政府公布了“香港 2030：規劃遠景與策略”藍圖，提出計劃在邊境河套工業區興建中外商貿博覽園或工業區。政府在邊境地區建立大型展覽區，這是規劃署的遠景，背後理念是在同一時間方便內地及香港的參展人士。簡單來說，方便香港與內地人士參展，便有助發展香港的展覽業。

可是，我們要清楚看一看，在河套地區興建博覽園這個構想，其實是不切實際的。

在偏遠的邊境地區建立龐大的展覽館，香港及深圳方面會有足夠參展商參展嗎？他們會捨棄市中心的展覽館而前往偏遠的郊區嗎？香港現時已有的展覽館，包括了會議展覽中心及九龍灣國際展覽中心，未來還有機場展覽館。反觀內地，近年大力發展展覽業，北京有中國國際展覽中心、上海有上海國際會議中心、上海世貿商城、廣州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會館，以及深圳高交會展覽中心等。香港在邊境區建立展覽館，交通時間相對較長，明顯並不具備成本效益。既然內地已設有很多展覽館，在該處設展覽館，競爭力其實不高。因此，香港還有否必要花費大量人力、物力，在邊境地區開設一個所謂的展覽館呢？

政府現時最需要從長遠發展方向着眼，以 CEPA 為基礎，帶動香港工業重新起步，以兩條腿走路，發展傳統工業及以高科技為主導的工業。

建設邊境工業區，藉以重新帶動香港工業發展，港府須制訂一系列政策加以輔助。首先，政府應在邊境區提供較廉價土地，並訂立內地勞工及本地勞工的配額制度，吸引工業家到來投資。根據資料顯示，現時香港的就業人數約為 17 萬人，僅佔香港勞工總數 210 萬人中的 8%。發展邊境工業區，可吸引以內地市場為目標的廠商，藉以紓緩現時低技術勞工的失業問題。

香港高調表明要轉型為金融及服務業城市，但現實卻是一大羣人到中年及學歷不高的市民未能成功轉業，出現了所謂勞工錯配的問題。如果政府政策配合得宜，加上 CEPA 優惠，相信製造業可以大量吸納就業人口，對紓緩失業率有一定幫助。

現時，政府每年動用大量公帑，協助甚至補貼原來從事製造業的工人接受再培訓重新就業，為何不考慮設立邊境工業區，規定必須按一定比例聘請香港工人及內地勞工、提供土地及稅務政策的優惠等呢？這對政府、商界及勞工界而言，是一個三贏方案。

港府應以積極進取的態度，提供稅務政策及優惠，吸引廠商到該地區設廠。政府可因應來港工業聘請僱員人數和開設生產線的數量，提供相應稅務寬減。稅務寬減在很大程度上可抵銷本港較高的成本，吸引更多工業家來港投資。

此外，港府應主動協助“香港製造”貨品的商家打入內地市場，突出我們所謂的“香港製造”。香港與內地的貿易額高達 13,000 億元，佔香港貿易總額 34%。當中，加工貿易佔 88%，而香港本地產品的出口卻僅佔 12%。無疑，香港現時主要輸入內地的產品大多只是加工貨，屬於“香港製造”。

主席，我剛剛到過上海，在上海南京東路看到很多商鋪，均突出所售賣的是香港貨品。所以，香港貨品如果是在香港製造，那是有機會向內地推銷的，只視乎有甚麼政策可以吸引和突出香港的貨品而已。香港人經常說上海如何了得，在到過上海後便會發覺，別人在售賣的時裝均是香港貨品。我們如何能突出這一點，製造出優勢，協助商家——更重要的是協助香港工人，則我是希望政府能認真考慮的。

有關我們的已說了很多，讓我們看一看毗鄰的澳門。

澳門的珠澳跨境工業區已於去年 12 月動工。珠澳跨境工業區選址在珠海與澳門之間的青洲碼頭，工程正進行得如火如荼。至於另一邊的香港，卻只是在諮詢——我不知是否那樣，因為現時也沒有諮詢，只有一個“講”字。

以往，香港在工業發展方面會靈活變通，所以往往在不同的發展領域也會較快，早着先機。主席，我覺得在這個問題上已討論多時，民主黨在此再次希望政府成立一個委員會，簡單名為“重建工業發展委員會”。可能有人會不同意，而且會說：香港工業已很良好，無須重建。不要緊，名稱是可以考慮的。我希望政府——或許是政府、政黨、廠商、工會及學者——能夠認真地一同研究這個問題，看一看如何落實梁劉柔芬議員提出的議案，具體研究如何排除一些困難。再說下去也不過是好事多磨，徒浪費大家的時間而已，我們須走出這個谷底。

最後，我支持原議案，希望大家亦支持我的修正案。多謝主席。

單仲偕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在“支持具優勢的工業及相關行業發展”之後加上“；政府亦應與深圳市政府商討，研究成立港深河套發展公司，共同發展邊境河套工業區”。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單仲偕議員就梁劉柔芬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許長青議員：主席，本港工業自八十年代起已逐漸北移，目前仍在本港保留生產線的工業已所餘無幾。製造業所僱用的工人只佔本地整體勞動力的 6%，而本地出口亦因此連年下降，至今只佔本港整體出口不到一成。因此，過去數年，本港就業未能從連年錄得可觀增長的整體進出口中獲得改善。所以，如果能促進本地出口增長，帶動對本地廠房及各種生產要素，包括勞工及相關配套服務的需求，才可為香港經濟帶來基礎穩固的增長。

CEPA 為 273 種以香港為產地來源的產品提供零關稅進口內地的優惠，而對“香港製造”的定義，不少沿用現行的定義，或以不低於三成附加值在香港進行來界定，為香港吸引以內地市場為目標的工業前來設廠生產，提供很大的空間。

政府應如何配合 CEPA 以支持香港重建工業呢？這項議案提出利用香港廣闊的邊境土地，開發邊境工業區，支持具優勢的工業及相關行業的發展。對於各種能降低本港工業成本，吸引投資以推動本港經濟發展和創造更多就業機會的方案，本人認為政府也應切實研究，就方案的可行性和對本港就業市場，以至其他資源的利用等影響作出評估。

設立邊境工業區，可使業界利用內地勞動力，特別為廠家解決技術工人和與工業有關的科研人員的供應問題，結合香港的優良法制及管理，並以“香港製造”的品牌，借 CEPA 的零關稅優惠拓展內地市場等優勢，對鼓勵本地、內地及海外商人來香港投資設廠，有相當吸引力。此外，由於“香港製造”紡織品於 2005 年開始獲得豁免配額限制，而看情形，歐美不會輕易免除內地配額；長遠來說，邊境加工區如果可以容許兩地工人較為自由地出入區內工作，工資、運輸成本、時間、手續費等均會減低，可使香港出產的紡織品，甚至其他“香港製造”的貨品，在出口價格方面大大增加競爭力。

澳門的邊境工業區已在興建，將來澳門與珠海的合作關係將更為密切，對於以“澳門製造”入內地或是出口外國，均是很大的優勢。不過，有兩個問題是必須妥善處理的。首先是要處理香港現時有為數不少的空置廠房。目前，香港的邊境地區，除了過關的口岸外，是缺乏了基本的基建設施和接駁港深兩地的交通，開發這些土地須有巨大投資和相當時間。近期談論的河套土地，有達 150 萬平方米淤泥要清理，其他還有地權及管理權的問題，也是要港深兩地政府洽商解決的。另一方面，本港市區有許多空置廠房可資利用，它們所處的位置交通方便，又有水電配套，由於空置率高，有些租金甚至較深圳還要便宜。留下這些現成廠房不用，卻花大量投資開發新土地，必須在經濟效益方面帶來明顯好處，否則只是浪費現有資源。

其次是本地勞工的就業機會。勞工界擔心邊境工業區會大量利用內地工人，使本地工人的就業機會被蠶食或導致工資下調，亦憂慮邊境工業區可能實施一種限於這個區域內的輸入勞工政策，吸引一些區外的工廠把廠房遷到這些邊境工業區內，以享受優惠的政策，導致本港的廠房進一步空置，進一步加劇本港工人失業的情況。這樣，業界原來希望重建工業及推動本港工業人才培訓的理想便落了空。這些都是政府在作出決定前，必須認真評估的問題。

本人認為在加強香港與內地經濟融合的前提下，以及在本港可利用土地的面積實際上很小的情況下，邊境土地不應繼續荒廢，而應該好好利用兩地的地利，將原來作為阻隔緩衝的地區變為內地與香港的銜接區，例如利用這個地區減省過關、跨境的運輸成本、有關手續及時間等。

此外，邊境土地的利用亦應同時考慮到深圳的發展情況，使得邊境兩方也能從中獲利，從而樂意共同進行開發。至於實際做法，本人邀請本港與內地大型地產公司提出建議，切合市場需要，並使政府運用最少公帑。即使現在開始研究邊境工業區，據說也要最少花 8 年才建成。如果按照政府原先的計劃，2030 年才着手興建，恐怕要半個世紀才能完成。希望政府回頭看看，從八十年代中期到現在 20 年間，有多少成工廠已從香港搬走了？再看看現在深圳的港口與新建的白雲機場貨源方面的優勢，便知道現今時代瞬息萬變，香港步伐只要慢一點，也會被競爭者迎頭趕上的。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陳鑑林議員：主席，開發邊境工業區這個構思，主要是想重振香港工業，但每當各界向政府表達此訴求時，政府的回應總是指香港應朝高增值產業發展，而且政府是奉行不干預原則，不會給予營商者任何補貼。可是，只要大家翻一翻歷史，便可看到工業發展其實也不是停滯不前的事。實際上，它是在不斷演進、不斷增值，我們實在看不到扶助工業發展，跟推動高增值產業之間有任何矛盾。倒過來說，如果沒有工業發展配合，高增值技術應用價值又如何能實現出來呢？兩者之間其實有互動的關係，而且我們認為政府不應再以發展高增值產業為藉口，拒絕推動工業發展。

當然，我們亦贊成政府不應補貼任何行業，但政府其實在政策上有責任開發新工業或扶助現有的工業，因為事實上，香港結構性的就業問題，跟我們的工業轉型完全有關，特別是邊境工業區涉及與內地合作的問題，當中很多關乎政府層面的商討，便非由港府派出代表與內地政府商討不可。所以，我們認為主動和積極地進行邊境工業區的研究及落實，政府是責無旁貸的，不能只說不干預便袖手旁觀。

民建聯認為河套區其實具有多項其他地區未能取代的優勢。興建工業區不單止可以充分利用香港作為自由港、金融信息中心、擁有龐大國際網絡連繫及市場、完善法律司法體系，以及高效率管理及經濟制度等的優勢，亦可同時充分利用深圳的科技、人才、資源等。此外，在邊境設立工業區，所有製品亦可名正言順地打上“香港製造”的字樣，有助解決香港與內地合作生產貨品的產地確定問題。工業發展同時可以帶動建設現代物流業，配合香港物流業的發展方向，達到施政報告中強調的充分把握 CEPA 機遇的目的。

對於政府建議在河套區發展中外商貿博覽園，我想重申，民建聯的立場是支持在河套區發展邊境工業區。行政長官固然提出香港經濟的四大支柱是旅遊、金融、物流及支援工商業服務，但我們認為四大產業其實是不能涵蓋一切的。過去數年，我們亦看到這 4 方面的發展，並不可以完全支撐香港經濟的協調發展。尤其是我們在解決結構性失業問題時，要真正看到一些年紀大、沒有技術或低學歷的人能夠全面融入這四大支柱，取得就業機會，這是相當困難，而且是需要很長時間。況且，會議展覽中心三期及新機場展館的計劃亦進行得如火如荼，這些項目正是為滿足香港未來對展覽場地需求而興建的，政府不考慮在邊境建設工業園，反而考慮設立展覽園，那麼我們便會想，究竟這個所謂的效益是在哪裏呢？

所以，中央政府跟香港建立更緊密經貿安排，推行個人遊政策，同時實施零關稅優惠，目的也是希望香港從中可得重振工業的機遇，藉此推動經濟及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另一方面，港珠澳大橋及澳門的珠澳跨境工業區亦很

快“上馬”及動工，可以想像到周邊地區在發展邊界工業合作方面是相當快速，但我們香港卻似乎仍是站着等待和觀望。所以，我們覺得政府應要積極行動，面對現實，承認工業對改善經濟及失業問題，是會作出一些貢獻的。所以，盡快設立邊境工業區振興本地經濟，是應要盡快進行的。

其實，在河套區興建工業區是工業界多年來的訴求。香港及內地不少專家學者，已先後發表了在邊境發展工業區的研究，而立法會的數個主要政黨亦難得地一致對這些建議表示支持。所以，我們希望政府能盡快行動。

我想，面對着各方引發出來的壓力，我們都希望政府不要再以諸如諮詢、要聽取多些意見等藉口，拖延這些機遇。如果可以掌握得好，我相信未來數年，在邊境能逐步建立我們的工業園的話，是有助我們的經濟發展的。

謝謝主席。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發言是對這個所謂邊境工業區或邊境河套區表達我的憂慮，以及代表製衣業反映意見。我本身是製衣業大聯盟的顧問，亦曾協助他們在較早前與局長會面，反映製衣業對這個所謂河套區的憂慮。

主席，過去多年來，對於有關河套區或邊境加工區都有很多建議，以致如今有關所謂這個邊境加工區的發展像霧又像花，有時候好像是地產項目，有時候好像是展覽館，有時候則好像是高經濟效益的活動，有時候卻又好像是一般的工業計劃。究竟這是甚麼呢？每個人、每個政黨，甚至政府的不同部門，或對這計劃有不同建議的人，提出的可能都是不同的計劃。背後隱藏着甚麼利益，涉及甚麼關係，亦是像霧又像花的，實在難以核證。

有很多人提出，這個邊境加工區應可以大量輸入內地勞工，使加工區內可有優先權和有稅務優惠進行有關的工業。就這方面，不少香港的行業，特別是在香港設廠的行業均表示憂慮，部分製衣業亦憂慮不已。他們的邏輯很簡單，他們在香港工業區設廠，聘請香港工人，接定單，他們之中仍有很多人在“吊鹽水”，可能今年也不知明年的發展，或明年不知會否接到定單。有些廠可能聘請了十多人，有些則可能聘請了數十人，他們一直在香港工業區製造香港產品，創造了就業機會。

然而，突然間，說到在所謂的邊境加工區也可以經營類似的行業，既有其他稅務優惠，又可以輸入大量的內地勞工，亦可以生產同樣的定單，還可以同樣輸出香港貨品的話，他們便提出了一個很確切的問題：在香港的廠家

如何能夠與這些在邊境加工區的製衣廠家（我們且以製衣廠為例）進行同樣的競爭呢？這些廠可能享有廉宜的租金、電力平、工人工資又平，還有其他各樣的稅務優惠。例如生產同樣的產品，就以恤衫、服裝為例，在邊境加工區生產的產品既然可以同樣稱為“香港製造”的話，香港的廠家又如何能與邊境加工區的工廠競爭呢？如果他們所說的情況屬實，便只會迫使在香港設廠的工廠早一步結業，早一步死亡。

所以，我們在考慮這問題的時候，如果這些問題還未獲得適當處理，便說成“高大空”，說有一個邊境加工區，能夠如何為香港的未來帶來美麗的童話，如何創造就業，如何令香港重振工廠，而忽視了這加工區對現時工業界內願意留港建設、留港聘請香港人的工廠所造成的影響的話，我覺得是不負責任、不成熟的。希望梁劉柔芬議員稍後在回應時可以紓緩我這方面的憂慮，或局長在稍後的答辯時亦可以講解如何能夠紓緩這憂慮，因為早前製衣業大聯盟與局長會面時，已反映了這個確切的憂慮。

此外，我自己擔憂的是，這些“高大空”的理想會否變成另一個地產項目。數年前，把數碼港說成是無敵的，說要以高科技刺激香港經濟，結果變成了一個地產項目，最後又只是令某一個大地產發展商謀取了利益。現在，連紅磡灣的居屋也可以變成私人發展項目，政府如何能夠讓我們有信心，認為這些工業發展計劃不會讓某一個財團、某些人士、地產發展商，再次使其成為一個變相的地產項目？希望局長可以給予一個承諾或一個方法，確保不會出現這情況。很簡單，屆時可能會說邊境加工區要為人們提供居住地方，可能便要在工業區旁邊興建一個豪宅，於是又創造了一個地產項目。這樣的例子我們看得太多了。如果政府的每一個承諾均不能夠交代的話，便會令市民、令香港的工業家完全失去信心。

還有一方面，是很多廠家感到憂慮的。如果這個邊境加工區反應熱烈，大量大財團在加工區設廠，一定會令租金進一步上升，亦會令生產成本上漲，繼而影響香港的競爭能力。有部分勞工亦擔憂，他們工作的廠房如果搬到遠離市區的邊境加工區，他們負擔的交通費便更昂貴。如果他們是被指派到那裏工作，但工資低廉，便會增加他們的生活壓力。因為工資減少了，交通費又昂貴（劉健儀議員便最清楚了），而交通費成為了市民生活的一項主要開支部分的話，便只會令他們的生活更受打擊。

主席，我希望即使有新概念時亦要照顧到這些憂慮，否則，這些新概念只會令某部分人、某一小撮人，利用經濟低迷，失業高企的情況，從中混水摸魚，謀取暴利。最後，被犧牲、受影響的也是香港從事工業的人，以及香港的勞工階層。多謝主席。

丁午壽議員：主席女士，自從深圳河治理工程在 1997 年 4 月完成，深圳河被拉直後，香港的落馬洲河套便多了一幅面積約 96 公頃的土地，並一直由香港方面負責管理。不過，由於過往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並沒有積極考慮如何加以利用，因此該幅相等於尖沙咀般大小的土地便一直丟空，真的可以說是十分可惜的。

其實，工業界一向也十分關心如何能夠善用河套區的，過往亦曾經多次提出不少意見，希望政府能夠加以開發為工業區，以及結合港深兩地的優勢，以利本港的經濟發展和改善本港的就業情況。不過，過往總是工業界心急，但政府卻很少理會，經常都強調本港的工業用地很多，無須急於開發新的工業區，就是這樣抹煞了可以利用河套區優勢的機遇。

無可否認，由於這幅河套區的土地缺乏基建配套，因此是一幅“生地”，不能說要立即發展，便可以發展，但這正好說明政府角色的重要性，因為如果政府確定這幅土地具有發展價值，便可以一如既往，像對基建工程的承擔般，投入一切所需的資源，讓河套區這幅地可以盡早發展起來。

去年，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曾經承諾政府會以新思維看待河套區的發展，因此，我期望政府對河套區能夠持比較積極的態度，而不是像以往般，斤斤計較開發土地的成本，以及如何可在短期內收回十足成本，或只按過往慣常的模式，要經過繁複而冗長的諮詢程序，才決定河套區如何發展。

特區政府對過往在工業發展上所採取的“不干預政策”，實在有檢討的必要。環顧歐美與東南亞各國的政府，它們也意識到鼓勵外商到自己國家投資設廠，對改善經濟是十分重要的，因此均透過各式各樣的優惠政策，吸引外商前來投資。然而，特區政府卻持相反的態度，對本港製造業的發展，並未提供足夠的幫助。

事實上，自從簽訂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下稱“CEPA”）以來，的確多了很多廠家有意回流到香港設廠生產。在某程度上，製造業在 CEPA 下，已見受惠。特區政府有必要因應這個勢頭，盡快建成邊境加工工業區，讓有意回流的廠商有多一個配套完善的地方，供其設廠生產。

河套區是一個非常有潛力的地方。由於它位處港深邊境，又鄰近落馬洲的交通配套設施，因此，如果我們能夠採取較具彈性的手法，實施寬鬆的出入境政策，即容許香港人自由進出河套區，而內地人員也可以在無須辦理入境手續的情況下進出深圳和河套區，形成特區中的特區，便可在該處齊集各

方面的技術人才，發揮積極和協同的效應，方便更多從事高增值或高科技等具優勢的行業到河套區發展。我們的製造業基礎可望進一步壯大，這亦會有利於吸納更多本地的勞動力，有助進一步降低本港高企的失業率。

主席女士，本港的製造業自從七十年代以來，便不斷萎縮，大部分均已遷返內地另謀發展，連帶生產過程中不可或缺的技術勞工也不斷流失，而這些人在未來的一段日子，肯定也不能透過培訓或再培訓而得以補充。偏偏毗鄰我們的深圳近年來卻不斷培訓了不少技術人員，如果我們能夠與深圳當局加強合作，便可突破我們的製造業向前發展的樽頸。

至於特區政府是否因此而須與深圳政府聯合成立一間公司，共同發展河套區，我們相信這只是其中一種模式，只要深港兩地政府及兩地各相關部門能夠本着和衷共濟及友好合作精神，一切自然也會好辦。最重要的，還是我們須盡快構思出一套可發展的方案，才能與內地有關當局商討合作的細節。

主席女士，我想回應一下陳偉業議員的憂慮，因為他說香港的製衣業現在還有工開，但我們也要瞭解到這業界面對的是，在 2005 年，香港是不會有 quota 的了，即同樣要面對競爭了。因此，我希望他們能夠面對現實，不要以為還可希望有 quota 保護着他們，可以無須面對競爭。謝謝主席女士。

羅致光議員：主席，今天的議題是關於邊境工業區的發展。

就這項議題，我並不是從工業或商業的角度來看問題的。其實，在上星期就施政報告進行辯論時，我也提到一點，不過，當時是從規劃的角度出發，而今天的議案亦涉及規劃的問題。我無意潑冷水，不過，我只是想提醒大家一下，這是當我們計劃及考慮這項問題時，一定要留意的，因為該處既然稱之為河套區，大家自然明白到它是一個河套。從環境角度而言，河套本身是一個非常敏感的地區，它鄰近米埔、深圳河等這些在生態方面須作多元化考慮的地方。我不是說由於環境問題，因此我們便不考慮發展。正正是由於環境問題和經濟問題，我們因此便一定要相輔相成地考慮這件事，以及須在更早的階段便已經就環保問題在更多細節上作詳盡的研究，不可以像我們過往做事般，等到最後才進行環境影響評估，接着，便發覺在環境影響評估方面“搞不掂”。這樣，所有規劃、計劃及所有研究也會付諸流水。我不希望這些事情去到這個階段，一方面，計劃可能被迫“上馬”，但另一方面，卻可能因為環境問題的關係而導致一項很好的經濟計劃付諸流水。

因此，我很希望在整項問題的研究過程中，特別是政府，須更早在過程中加入一項環境研究：首先，須初步評估一下究竟河套區在環境方面的敏感程度，以及可能要面對的挑戰有多大，然後才進一步進行更詳細的研究。謝謝主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梁劉柔芬議員，你現在可就單仲偕議員的修正案發言。發言時限是 5 分鐘。

梁劉柔芬議員：主席女士，其實我沒想到會這麼快便輪回到我，但這也不錯。

主席女士，我想在這裏提出數點須關注的事項。對於單仲偕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或今天其他人會提出的修正案，我也會一概支持，因為只要在概念上大家是相同的，便可以了。我不應該排除任何可能的發展模式，包括由雙方成立發展公司。我覺得我們做人，應該採取開放的態度來進行研討和研究，這是無妨的。因此，對於單仲偕議員的修正案，我們是會支持的。

至於陳偉業議員剛才提到的顧慮，我覺得他應該把他所擔憂的事情轉達他代表的大聯盟。

在 2004 年，當配額取消後，我們要面對的是龐大的世界性競爭。主席女士，我也想在此提出數點須關注的事項：

第一，勞工界有不少的人認為，如果僱用外地勞工，會影響本地工人的利益。可是，輸入外勞是否會減少本地人的工作機會呢？這是不一定的。最近，我有機會與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的雷鼎鳴教授討論，教授說他在 1995 年為本港一個商會進行研究，結果發現輸入外勞所產生的新工作機會，與因為輸入外勞而消失的工作機會是差不多的，即總的來說，兩者對社會上整體的就業機會沒有太大影響。他還說這項研究的發現至今仍然是適用的。

從另一個層面看，究竟我們是要推行保護主義，還是要加強競爭力呢？我們現時所面對的，確是越來越大的競爭。幫助工人提升技能和競爭力，從而協助他們就業，可能是更真正地符合工人利益的做法。

第二，現時工業大廈過剩，有些人說河套區其實是沒有需要的，搬到那些空置的地方便可以了。可是，如果我們要重振工業，從現時的角度來看，是須有一個完整的工業區，而不是在柴灣有兩個單位、在觀塘有一層樓的分散發展模式。這樣是不能產生羣集的協同效應 (synergy) 的，亦不可能出現高增值的製造業，而只會是痴人說夢話。

第三，政府又強調河套的開發成本昂貴，須有巨大的經濟效益等。要發展沒有水、電和基建的河套區，估計需款 20 億元。不過，如果把這些費用與製造業每年約一千三百多億元的本地產品貨值比較，20 億元又算是甚麼呢？此外，如果我們不做開源的工作，我們又打算如何處理將來的赤字呢？再者，如果我們不繼續開源，提供工作給我們的就業人口，那麼，我們將來投放在社會福利或在社工上的消耗，將會沉重得無法計算。我在這裏還想說一說，在 2002 年，製造業仍然聘用和養活了香港約 18 萬個家庭。

第四，有些人認為香港可以沒有製造業，可依靠內地作為製造業腹地，香港有服務業便已足夠。我想問，香港是否一個獨立於內地的經濟體系呢？我們有自己的財政、有自己的稅收，因此我們必須自給自足。香港的情況並不像外國般，本地工人如果找不到工作，便可以像紐約或倫敦那樣，到隔鄰埠找工作。其實，我們也可以的，便是移民到國內，但香港又會變成怎樣呢？便變成死水一潭了。

第五，由於邊境地區位置接近生態保護區，因此有些人認為不應該發展工業，以免影響環境，我也很多謝羅致光議員剛才提出這點。從事這些高增值製造業，不一定有想像中的污染性，此外，我們是應該考慮到對生態進行的評估的。因此，我認為在發展和環保之間求取平衡，才是可持續發展的概念。

最後，我想強調，香港必須有一套自己的工業政策。我希望在這方面，政府同樣支持本地的製造業。我希望邊境工業區是政府顯示它有工業發展策略的第一步，也是顯示政府是一個有為政府的一步。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女士，首先，我感謝梁劉柔芬議員及剛才 6 位發言的議員，就開發邊境地區，藉此扶助工業發展所提出的寶貴意見。以下，我會綜合政府各有關部門的立場，從土地規劃、工業發展、營商環境及勞工就業各方面作出一個整體的回應。

開發邊境地區是一項長遠的規劃，這課題已經納入規劃署現正進行的“香港 2030：規劃遠景與策略”（“香港 2030”）的研究之中。“香港 2030”研究的目的，是為香港未來 30 年的發展制訂全港性的規劃大綱。研究共分為 4 個階段。在過去 3 年，規劃署已分別在第一和第二階段就規劃目標和各項主要研究課題諮詢過公眾。規劃署現正就第三階段研究的主要規劃假設和發展方案，廣泛諮詢各界，收集公眾的意見。有關第三階段的諮詢在去年 11 月展開，會到今年 3 月底才結束。如果議員有興趣知道多一點關於諮詢的細節，可以看一看房屋及規劃地政局的網站或直接瀏覽規劃署的網站。

“香港 2030”研究的其中一項重要課題，是邊境地區的發展限制和潛力，包括天然環境、地理位置、基建配套等，並就可能的發展用途作初步的評估。政府積極研究的結果已詳列於規劃署就第三階段研究發出的諮詢文件和專門擬備的工作文件中。總括而言，雖然邊界禁區的面積廣達 2 800 公頃，但由於山巒起伏，以及部分地區具有生態及保育價值，再加上區內有不少傳統鄉村及墓地，因此發展潛力受到局限。此外，在開發部分邊境禁區前，必須首先改善交通基建，平整土地及提供配套設施。

在邊境禁區內，規劃署已物色了 3 個較具有長遠發展潛力的地點，它們是落馬洲河套區、香園圍及缸瓦甫。在考慮這 3 個地點的發展用途時，諮詢文件提出了 5 項不同的原則：

- （一） 利用邊界禁區的地理優勢；
- （二） 加強香港作為內地門廊的功能；
- （三） 配合香港和深圳的發展，達到雙贏；
- （四） 有利於香港的經濟發展；及
- （五） 有利於維持邊界保安。

經過初步分析，規劃署提出落馬洲河套區具發展為“中外商貿博覽園”的潛力。我要重申，我們對這個構思持開放的態度。這項構思包括提供特別

安排，使內地省市居民、外國訪客及香港居民均無須持通行證便可自由進入園區。此外，在園區內，會為內地省市提供常設和主題性的展覽設施，為外國買家提供一站式的採購服務，作為買家進入內地市場的首個接觸點。這樣，河套區既可加強香港繼續作為“中國通往世界的跳板”的角色，亦可以成為內地各省市吸引外來投資或推銷產品的窗口。

開發邊境地區這個課題牽涉的層面很廣，包括在保安、規劃、環保、基建等多方面配合，對社會的影響亦非常深遠。政府目前就邊境地區的發展及用途是持開放態度的。我們會小心聽取公眾，包括各位立法會議員對這個課題的意見。從收回的意見看來，公眾人士普遍認為開發邊境地區是一項值得探討的課題。到目前為止，就這個課題提出的主要意見包括：

- (一) 提議政府在考慮發展邊境地區，包括河套區時，必須詳細研究該區及鄰近地區的自然生態環境，以及發展該區對自然環境所帶來的影響，避免破壞周圍的生態環境；
- (二) 由於邊境地區缺乏基建配套，政府亦須考慮發展該區的經濟效益。更有意見認為在開發新地區前，應充分考慮首先更好地利用其他已發展的地區；及
- (三) 政府須瞭解內地城市的未來規劃，以及內地城市對發展河套的看法。

公眾人士對河套區的用途亦有不同意見。除了有意見認為應考慮發展為工業及相關用途外，亦有人提出其他用途，包括物流中心、高科技產業中心、自然教育科研用途等。暫時仍未有人提議把河套區發展成為地產項目。

關於在邊境設立工業區的建議，“香港 2030”的研究已作過初步分析，在現階段，我們有以下的初步觀察：

- (一) 有意見指出在邊境設立工業區的其中一個主要優勢是靠近內地，從而較方便輸入內地的廉價勞工。這是一項非常具爭議性的問題，我們覺得，工商界和勞工界一定要先達成共識，才可以實行；
- (二) 據估計，香港現時的工業樓宇約有兩成的空置率，在邊境設立工業區對市區內工業樓宇使用率的影響，我們必須小心評估；

- (三) 現時在 CEPA 下，香港的產品，無論是在香港任何地方製造，只要符合有關產地來源條件，也同樣可享受以零關稅進入內地市場的優惠；
- (四) 河套的開發成本並不便宜，包括須平整土地，而交通道路、水、電、煤等基本設施也有待提供。另一項大問題是處理受污染的淤泥，這些淤泥是過去在進行治理深圳河工程時挖出來，堆放在河套區的；及
- (五) 單就香港的成本而言，包括勞工價錢和地價，我們並不適宜、亦不能吸引勞工密集的工業回流。我們應該鼓勵高增值、高科技、高創意和有知識產權的行業在香港發展。

主席女士，我想強調，政府目前就“香港 2030”進行的第三階段諮詢，是一項認真、公開及高透明度的諮詢。政府並沒有任何既定立場，我們會小心研究及歸納各方的意見，然後才作出詳細的分析和考慮。如果業界對發展邊境地區有任何意見，我鼓勵他們在現階段踴躍提出。政府最終的決定，必定會以香港整體的最佳利益為依歸。

梁劉柔芬議員建議特區政府主動與內地有關部門磋商，單仲偕議員更建議特區政府應與深圳市政府商討，研究成立港深河套發展公司，共同發展邊境河套工業區。我們的邊境地區接壤深圳，位置獨特，與內地有關部門進行溝通，當然會有利於該區將來的發展。我們已經非正式地與內地有關規劃部門交換意見，但由於香港社會仍未就邊境地區的用途達致共識，在現階段與深圳市政府或內地有關部門談論成立港深河套發展公司，似乎有點言之過早。不過，我們會密切監察事情的發展，在適當的時候作出適當的配合。

今天發言的多位議員亦指出，工業對香港經濟有其重要性。在七十及八十年代初期，香港的工業帶動經濟蓬勃發展。隨着國家推行經濟改革及實行開放政策，香港的商人率先把握內地，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在土地、人力和其他製造成本上的優勢，紛紛把生產線遷往內地。時至今天，香港的商人在珠江三角洲一帶已開設六萬多間工廠及僱用一千萬多工人進行生產工作。不過，這些香港商人大部分亦同時把總部保留在香港，利用香港世界級的專業和商業支援服務，造就香港從過往以製造廉價產品為主的經濟體系轉向高增值的知識型經濟體系的局面，體現優勢互補的區域經濟合作，帶動香港的經濟持續發展。香港的比較優勢，已經由昔日從事低工資及勞工密集的生產，轉為高增值和以知識為本的活動。

香港過去的經濟發展，正好說明自由經濟的政策是正確的。政府首要的任務是在自由市場之內為工商業提供最大的便利，為企業締造最佳的營商環境，並確保各項基礎建設能配合工商業的需要。

因此，政府的工業政策目的是創造方便的營商環境，並提供充足的支援服務。政府通過一系列的措施，協助本港工業向高增值方向發展，透過創新、科技及打造品牌，維持競爭優勢。我相信各位議員也很熟悉這些措施，我亦無須在此詳細複述。

特區政府一方面會努力維持優越的營商環境，另一方面會繼續致力吸引各方的投資者來港投資。投資推廣署積極向海外和內地企業介紹在香港成立公司的好處，並為他們提供一站式的免費服務，協助他們在香港投資設點。最近，我們還在互聯網上推出了名為“營商網”的一站式網上商務資訊服務，提供超過 100 個政府部門、公共及商業機構的商務資訊。營商者可以透過“營商網”瀏覽多方面的營商資訊，包括業務開創須知、資金籌集指引、業務拓展指南、營運管理須知、政府及工商資訊、電子公共服務等。

在 2003 年，投資推廣署成功協助 142 間外資公司在香港開業或擴充業務，較 2002 年上升了 21%，項目涉及的投資額超過 24.9 億元，並為本地創造超過 2 400 個職位。該署將會繼續努力，積極鼓勵外來投資，以促進本港的經貿發展。

因應 CEPA 的落實，我們在內地及海外的 11 個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會加強推廣 CEPA 的零關稅優惠，以吸引外地和內地的廠商來港進行生產活動。自下月起，貿易發展局會在北京、上海、廣州及香港試行設立商機中心，提供更全面的支援服務，包括協助內地企業作出商貿配對，尋找合適的本港企業為夥伴。

主席女士，政府一直貫徹做好本分和遵守行之有效的“小政府、大市場”的原則，通過上述多項措施，致力維持良好的營商環境，提供“最大的支援、最少的干預”，讓本地投資者在公平競爭下創業和擴大經營，吸引更多跨國公司和內地企業前來投資，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謝謝主席女士。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單仲偕議員就梁劉柔芬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選和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主席：梁劉柔芬議員，你現在可以發言答辯，你有 5 分 42 秒。

梁劉柔芬議員：主席，我也不會盡用這段時間的。不過，曾局長今晚對我們的發言，令我覺得，我所認識的幹勁十足的曾局長今晚的發言時有點令我感到失望。主席，前一陣子，有人跟我說笑地指出，我們香港現時不單止是有一個政府，而是有 11 個政府，因為我們有 11 個局，每個局也只是管理自己的範疇，永遠不會過界，既不會協和，也不理會整個香港政府，以至香港整體的發展會如何。

今天，我也有少許這樣的感受。很對不起，我加入來可能也真的是已經太久了，我覺得我一向做人也是很客氣的，但有時候卻覺得有些真正的話是不能憋在心裏，這樣做只會氣死自己。我覺得局長今天的發言，有一部分像是代表掌管規劃的局長發言般，完全是那一套的說話。掌管規劃的局長又不懂得經濟整體的支柱應該是怎樣的，這亦無可厚非。然而，另一部分的發言，卻又像掌管人力的葉局長在說話般。葉局長和我們也相處了很久，所以葉局長會說的那套話我又已經是耳熟能詳的了，也不外乎那一套而已。接着說的一大堆便像是行政主任寫的東西般，把所有數字都搬了出來。

我覺得，我們已踏入二十一世紀了，我們面對的是全球化的競爭、我們面對的是 700 萬人的香港社會，我們的經濟支柱將會何去何從呢？同時，我們面對的，也是未來整羣年輕人的就業機會，將來會是如何呢？如果大家曾跟大學生談話，會發覺他們感到前途茫茫。所以，我希望今天藉着這項議案辯論，真的可令政府，不管它是 11 個個體也好，1 個個體也好，同心協力，一起為我們這 700 萬人做事。謝謝主席。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由梁劉柔芬議員動議，經單仲偕議員修正後的議案，予以通過。

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選和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經修正的議案獲得通過。

下次會議

NEXT MEETING

主席：我現在宣布休會。本會在 2004 年 2 月 18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30 分續會。

立法會遂於晚上 10 時 18 分休會。

Adjourned accordingly at eighteen minutes past Ten o'clock.